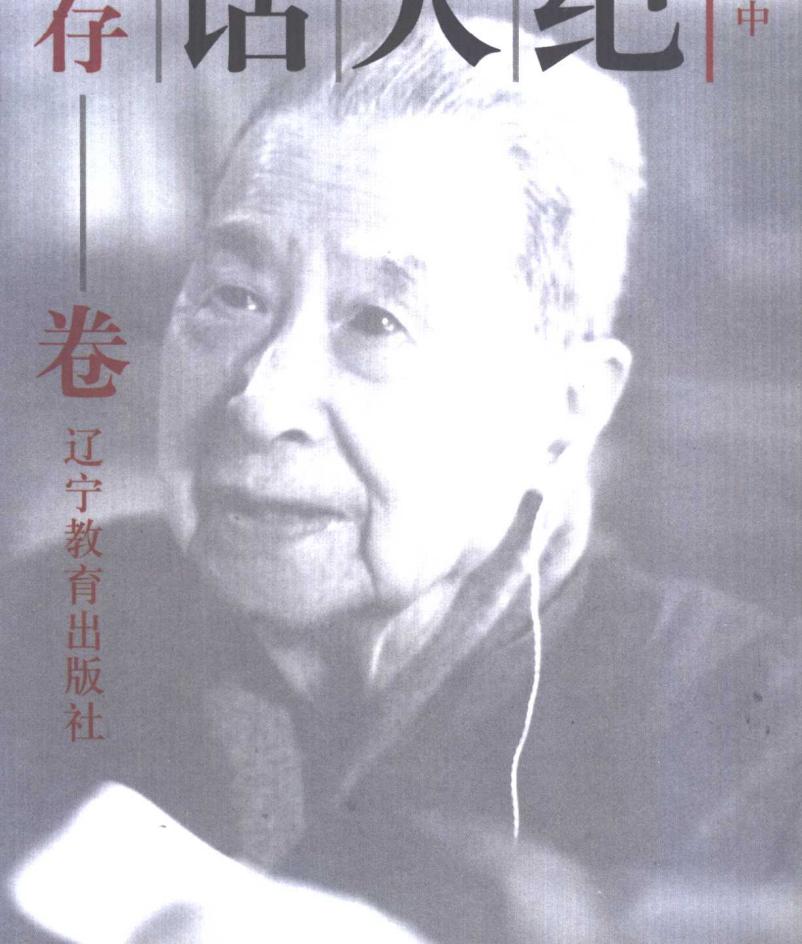


采访人 沈建中

世纪老人的话

卷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
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

本书为国家「九五」重点图书规划项目

主编 林祥
采访人 沈建中



世纪老人的话

卷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老人的话：施蛰存卷／林祥主编. —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3. 6

ISBN 7-5382-6157-5

I .世… II .林… III .施蛰存—生平事迹 IV 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3637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：167 千字 印张：9 插页：2

印数：1—10 000 册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 王丽君 责任校对：马慧

装帧设计：杜江 版式设计：原野

定价：17.00 元

施蟄存



编 委 会

总策划 俞晓群 林 祥

主编 林 祥

副主编 李文慧

编 委 金 涛 巫新华 李鸣生

总发行人 俞晓群

责任编辑 柳青松 王丽君

责任校对 马 慧

技术编辑 袁启江

装帧设计 杜 江

版式设计 原 野

策划人语

为何而做？人活着总要干点事情，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，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、心中得意的事情。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，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、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受到震动……要保留、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“活”资料，先出文字书，就叫《世纪老人的话》。

如何做的？先找到世纪老人，即被采访人。称得上“世纪老人”的并不多，由阅历、学识、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。后选择采访人，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，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，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。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。

做得如何？从策划到出书，磨了近三年，几经修改，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，都力求做到一流。《世纪老人的话》有两大特点，简言之：一、直接交流、对话，客观性强；二、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，史料价值高。

自觉做得努力，可得一个高分。最终打分人是读者。

目 录

策划人语	
施蛰存先生小传	1
访谈实录	3
众家评述	
儒墨何妨共一堂(刘绪源)	
漫论施蛰存先生(张笑鸣)	175
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	194
后记	209
	276

施蛰存先生小传



施蛰存先生（摄于 1994 年）

施蛰存，1905 年生于浙江杭州，幼时随父母去苏州，以后迁居上海松江。中学时期开始写作诗文，向报刊杂志投稿。1922 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，并从事文学活动。次年，进入上海大学，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后又转入大同大学。1926 年改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，一度参加地下革命宣传活动，参与创办文学刊物。1928 年起在上海办书店、编书刊，有《无轨列车》、《新文艺》等。1932 年加入现代书局，主编颇有影响的《现代》杂志。还应上海杂志社之聘合编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七十余种。自 1937 年以来，先后在云南大学、厦门大学、江苏学院任教。1947 年回到上海，在暨南大学、光华大学、沪江大学、大同大

学等执教。从1952年起，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，“文革”期间遭受冲击。1978年后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仍招收三届研究生。还主编《词学》、《外国独幕剧选》、《近代文学大系·翻译文学集（三卷）》等。他从早年即投身于新文学的创作与编辑，以后除写作散文、杂文，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，并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以及金石碑版的考索。自谓平生治学开了“四扇窗”，集作家、学者、教授于一身，笔耕不辍，著述颇丰。1993年获得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。

（沈建中）

访谈实录



2001年6月9日本书主编林祥
在上海访施蛰存先生

受系列丛书“世纪老人的话”编委会的委托，我从1996年开始，与施蛰存先生进行了许多次的访谈，历经数年。在访谈过程中，施先生还提供并具体指导我参阅他的相关资料及文稿。以下文字是我经过整理记录的在这些年间的谈话的大部分片断。沈建中记，2001年春于上海。

沈建中（以下简称沈）：您是生于20世纪的1905年，您以前曾告诉我是农历十一月初五。现在已接近2000年了，您也马上要过九十五周岁生日，我觉得您是登上人之生命的高峰，我们很想知道您站在高处此时此刻的感受。

施蛰存（以下简称施）：我感到2000年有个谜。数字从零开始到九，还是从一到十，最大的数字是九还是十，好像数学家以为是九。那么2000年到底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还是21世纪的第一年？大家都在争

论，说法不一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近来有很多青年人来向我提出相同的这一问题，报纸的副刊编辑也来约我谈此看法，我准备写一篇小文章给《新民晚报》，谈谈感受。

我经历了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，从1923年开始来到上海求学，1933年全家都从松江迁居上海，先后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（今绍兴路）惠安坊八号等处居住。1938年后，我大妹施绛年在邮政局供职，给承租的愚园路岐山村房子，全家一直住在这里，已六十多年了。时代的变迁，人事的不断更新，使我颇有沧桑之感（他随手写下了“俱往矣”三个字）。

沈：现在您是名副其实的老寿星，在80年代初期大病一场，丝毫没影响您的健康高寿，能吃能喝不住医院，每天照例抽雪茄烟，真是个奇迹。

施：确实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，我这一辈子好像谈不上很健康，在三十岁时患黄疸病，以后又复发过；四十岁得伤寒症，五十岁生过痢疾，八十岁又大病一场，患了直肠癌，破腹开腔动了大手术，医生告诉我，只能活五年，从1983年到现在，已经有十七八年了，我安然无恙，按医生的话已多活十二年啦。年轻时，我总觉得能活到六七十岁就不错了，倘若活到八十岁是个奇迹。因为，我家祖上，没有长寿史，缺少长寿基因。我父亲活到七十一岁，已经算年逾古稀，再上面的三代都没有活过六十岁。不过，以前人的寿命似乎都比现在的人短些。真想不到我却打破了记录。

4 最近陈巨来的外孙为我刻了一方闲章送来，我一看印

文是“九五之尊”，我已像封建皇帝一样，享受到“九五之尊”了。

沈：您的长寿奇迹，与您平时生活中的养生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吧。

施：无所谓养生之道，但我对汉朝人的养生方法推崇备至。你也是喜欢铜镜拓片的，在汉镜背面常有铭文：“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饮玉泉饥食枣”。“仙人”是指住在山里的人，“玉泉”是山涧中的泉水，也可以说是现在的矿泉水，“枣”就是现在的红枣。我的二儿在河北沧州，经常带红枣来，所以最近几年，我每天早上吃八粒红枣和一个鸡蛋，这两样东西营养最丰富，我劝你也吃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。

我一般每天吃两顿，早餐在上午10时左右，喜欢吃粽子，晚餐吃粥或面条。下午吃点心，通常是喝一杯奶粉加咖啡，几块饼干。我不喜欢吃补品，偶尔吃一些时鲜水果。现在常常想吃年轻时以为好吃的东西，即使那些东西现在还可以吃到，我也总以为以前吃的比现在的要好。例如：1938年暑假，我在越南河内，吃到很好的香蕉、椰子、芒果。六十年了，似乎余味犹在。上海虽然也可以吃到香蕉，偶尔也可以吃到椰子，但我总是想吃河内的。至于芒果，上海已多年不见，见了也不会嘴馋。黄鱼、带鱼，向来是中等人家餐桌上的日常菜，从来不上筵席；现在呢，一盘松子黄鱼，比从前一大碗鱼翅还贵，带鱼的市场价格反而比青鱼贵。我现在只得多吃青鱼而懊悔从前没有多吃鱼翅。天热想吃从前的冰镇酸梅汤或觉林的杏酪

豆腐，老人的嘴馋，大概如此，是一种怀旧感情的透露。老了，老了……

沈：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老年时期，您对老年这一人生阶段有何认识？

施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天也要老，人生更加易老。我曾经应老朋友范泉编《文化老人话人生》约稿，写过一篇文章《论老年》，专门谈了我的老年观，你可



施蛰存先生在家中看报（2000年）

以看看。我比较注意养生，但也从来不畏惧死亡。

沈：我总觉得您的心理一点都不老，您十多年足不出户，但外面的事情都知道，与一般来访者都能畅谈自如。

施：我的思想、情绪、经验、体会都进入老年状态，已经毫无疑问地老了。你的这种感觉仅仅是因为我同中、青年朋友之间的代沟不算太深而已，还是能

够相互交流、沟通。我每天要看六七份报纸，来看我的年轻朋友又能带来许多消息，大到国内外时势新闻，小到社会上的小道消息，我不仅了解，而且比较关心。除非我生病卧床，或者严寒酷暑，才闭门谢客。最近又出了一些新书，常有人上门索书，我一般是来者不拒，送完为止。年纪老了，签名写字太费时，干脆去刻字店制了两只木橡皮图章：“作者呈教本”和“编者呈教本”。应该说在心理上，我是向来不服老的。虽然我的体力近年开始大衰，可是对文字的感觉还是比较敏感，你平时忙的话，倘如有校样，您就送来，我是可以帮你校对的，这点事情我还能够做。

现在的社会问题中，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寿命延长后带来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。你看，我已九十多岁，而现在八十几岁，七十几岁的人更多，人都不死，如我这般，长寿而产生许多社会配套工作很多，要引起大家关心，尤其是社会学专家的研究。我国古代从周朝到清朝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一律到七十岁退休。现在法律规定，男子六十岁退休，女子五十五岁退休，可是目前还有的退休更早了。事实上，许多人退休后仍然在工作，退而不休。

沈：您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？

施：我现在主要的活动就是整天移步室内的小床、书桌、餐桌呈单边一米的三角形空间，除了睡觉，大部分时间就是看书看报，阅读书籍报刊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。闲时则玩玩小古董，品瓷赏玉。小玉器要精美一些的（他随手写下“君子佩玉”四



施蛰存先生在鉴赏古玩（2001年）

字），砚台也很有趣味，前些时候我得一只洮河砚，非常之好。近来特别喜欢收集小盆小碟，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都要，现在已有三四十只了，准备集满一百只，再取个书斋名，叫“百碟斋”。下午休息一会儿后，在三时至四时接待来访客人，晚饭前必看《新民晚报》，这是上海市民每晚的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。晚上七至十点，主要是看各种书报、为部分来信写回信，或整理旧稿。现在我还是感到时间不够，有许多事情要做，计划还要出几本书。

沈：我感到您的眼睛非常好，从来不戴老花眼镜，最近给您看我抄的文稿，您连放大镜也不用了，而且我发现您头发两鬓有些泛黑，您现在自我感觉身体状况怎样？

施：总体感觉还可以，但人毕竟老了，心脏也越

跳越慢了。年纪老了，对天气显得很敏感，每到晴天，我都健好，一下雨，就蜷缩了。我的三儿媳是医生，说我患了缺铁性贫血，各种药物，我都不信，不吃，我只信鸡蛋、鸡汤、牛肉、火腿。夏天不吃，秋冬之际，一定大吃！希望你也向我学习。有时感觉乏力人虚，吃些蹄髈、八宝鸭，但多吃会腹泻，要控制好。这两天我肚子不好，就干脆不进食，货源断了，还会拉肚子吗？

沈：您为什么不吃药？

施：没关系的，用不着吃药。倘要吃药的话，我备有黑药片，一吃就好。总之，年纪老了，血气已衰，身上的“零件”都开始坏了，牙齿不行，耳朵更不行。现在我索性不用助听器，来客就请他们写下来，我看后再作回答，这样谈话相互间不吃力。

沈：您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？

施：（微微一笑）谈不上什么意义。不过是顺天命、活下去、完成一个角色……

沈：那么，能不能谈谈您自己完成了怎样的一个“角色”呢？

施：我究竟是一个什么“角色”，这就比较难回答。因为我的生活“段落”性很强，都是一段一个时期，“角色”随之转换，这样就形成我有好几个“自己”，应该说哪一个呢？有些困难。我想起以前为《收获》杂志写过一篇《说说我自己》，那里面谈到我对自己的看法。

沈：能否简单谈谈您为什么写作？

68585



施蛰存先生的手迹

施：对于这个命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要我简单地谈，我觉得无法把我为什么要写作的答案讲清楚。现在只好“千句并一句说”。我在三十岁以前，是为了想做“作家”而写作。我在三十岁以后，是为了想做一个不丢脸的“教授”而写作。总起来说，都

是为“名”。但在为名的背后，也有为利的动机。发表文章，可得稿费，取得稿费，可以补贴生活。我不能饿着肚子，自鸣清高，也不会做农民企业家，发大财。每月在工资以外，还可以有几十元“外快”，抽几包高级烟，吃几个蹄髈，也满足了。不过这是“臭老九”的名利思想，其实也可怜得很。

沈：您曾说过自己处世的方式即像棉花那样。

施：60年代，在农村劳动摘棉花时，我边劳动边悟出了一些道理。棉花的性格是受到外部挤压时，它变为渺小无力；可是一旦外部挤压松弛时，它便会弹